

火车开来

□王春鸣



花边系马

这些年来因为工作的缘故一直奔波，生
命在旅途上损耗的长度简直不堪回首。大多
数时候是坐火车。坐着坐着，会感觉自己像
一节节车厢、一段段铁轨那样，成了节肢动
物，异律分节、身体分部、附肢分节、快速蠕
动。身边尽是烟尘和陌生人，心烦极了只好
抬头看看天，感觉这世间最奔命的，莫过于我
和月亮、太阳了。

而长空之下的风景，则因为急速流动和
四季变换而动人心魄。

一片红红的柿子林，一条河，几把苍茫
芦苇，房子方方正正地散落在收割过的田野
里——这是秋天。

麦地尽情地绿着，油菜花旷世的金黄，田
间的路有的伸进村庄，有的游向远方——这
是春天。

每周每周。我跟着火车轻微地晃荡，看
复兴号、和谐号们，将大把大把的行人像豆
子一样送进旅行的深处。车厢是密闭的，所
以戴上眼罩休息的时候，我总感觉自己在发
芽——和春天无关的那种发芽。出发的时
候还是一粒睡饱了的有劲的黄豆，等到站下
车已是一枚虚弱的垂头丧气的弯豆芽。

像豆芽一样闷坐在火车上，有时会生出

他们都上学和上班去了，家里只有我和猫弟弟，还有一盆常青藤，
静静地从窗子上悬垂下来。

奇怪的口舌之欲。比如忽然想喝薄荷茶，在
寒冷夜里喝下一大口滚烫的茶，滚烫里的冰
凉一定呛人又痛快。火车过了一个站点又一个
站点，又变得极想吃新鲜苇叶包的白米粽子，
用木筷子戳着，咬一口，蘸一点白糖。

无聊之际，还变得特别爱揣测、窥视。

有一个节假日，照例有人出发、有人归
程，车厢里人声嘈杂，行李比人更难找到位
置。我并排的男孩，却一个人坐了两个位子，
耳机耷拉在天蓝色卫衣的帽子上，他一直目
不转睛地盯着窗外，过几秒低下头看一下手
机，时间？或是微信？他发信息的速度极快，
一条接着一条嗖嗖地发出去。吸鼻涕的声音
使我注意到他，我惊异地看见泪水落在他的
手背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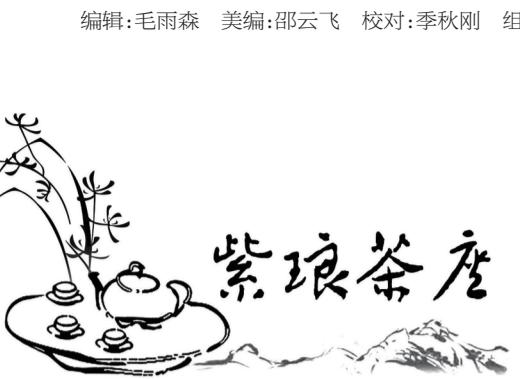
邻座抱着芭比的小女孩，还有我，都把注
意力放到了他身上。他发完信息，攥着手机，
不时滑开锁屏，泪水开始汹涌。一定是爱情
吧，二十来岁的少年，不会为别的事哭泣。他
掏出纸巾擦泪，带出来两张车票，他将薄薄的
硬卡纸使劲揉成一团，又分开来仔细抚平，反
复重复这个动作，始终咬着嘴唇。原来，是另
一个人说好了，又没有来，他等啊等啊等的，
用手机一次次催促或恳求，又着急又失望又
不敢生气，那边火车不由分说地就开了，他不
得不独自前往两人约好的地方。他那么年轻，
一定是第一次遭遇这样的失约和痛苦吧。

铁轨两边的田野摇晃着向后退去，一树
树夹竹桃次第开放。男孩拉开背包，拿出湿
纸巾、零度可乐、茶水、瓜子。菊花茶在透明的
杯子里温着，花朵清香无语。瓜子，一大包里又分
成一小包一小包，像细碎的情话，一句句叠着，交
错着。这些东西都呈现出很精心的样子，原本都
是要当着另一个人的面一样样拿出来的。

落在他手背上的那一滴眼泪，急剧地滑动，像
麦叶上的露水，遇到风，又被飞速奔跑的阳光温
柔地烘烤，慢慢消失了。我羡慕他，可以这样恣
意地为一个人哭，青春年少的爱情，将一切都写
在脸上。像他这样，在火车上等一个人、想一个人，
如同月夜里花开，真好。虽然他哭了，我却宛如
在沉闷的旅途浑浊的车厢里，忽然闻到有人剥
开一个新鲜的橘子。

我也羡慕那个失约的女子，有人这样恳切地
等待她，而她可以如此任性和骄傲。爱情在某些
年纪就像满园子的芳华，看不见凋谢，不在乎凋
谢。也许，一个人到了懂得珍惜、不肯失约的时
候，就是开始老去的时候吧。我无趣地想到自己
轨迹既定、周而复始的生活。没有约定也没有等
待，最幸福的，无非是在异地做完一周的工作，坐
上火车一路到家，一洗跋涉的风尘，窝在躺椅上，
一本闲书看到昏睡。他们都上学和上班去了，家
里只有我和猫弟弟，还有一盆常青藤，静静地从
窗子上悬垂下来。

在梦里我又看见自己在候车，有的人已经远
去，有的人正在到达。风把天空吹得空空荡荡，
阳光像一杯淡黄的菊花冰糖水洒在铁轨上。混
迹于陌生的人群，只有那夹杂着阳光的风，和我
站在一起。



城里的月光早已被人疏远，乡下的星空，和路上
的车马一样变得荒凉。

天涯共此时

□江徐



坐看苍苔

关于赏月，诗文里描写过各种
场景与风味。有人花间独酌，举杯
邀月；有人追年往昔，凉亭望月；有
人帘内静坐，款款笙调中待月；有人
呼朋引伴，一起登高玩月；也有人前
往姑苏虎丘，与千百人共饮、竞歌，
对明月发下两袖清风的誓言。

没有被手机绑架的古人，认真
生活，认真怀念。一个中秋节，可以
过得柳暗花明，环肥燕瘦。

记得小时候的中秋节，吃过晚
饭，留一张方凳在门外，用盘子盛放
两只月饼。拜月，是乡村人家唯一
且最具形式的中秋节目。外婆放下
盘子时悠悠然念叨一声：月婆婆，来
吃月饼……

月婆婆真的会来吃月饼吗？我
好奇地站在门口候着，盯着。然而
外婆把我唤回屋，她说有人看在旁
边，月婆婆就不来了。这世上，应该
或许肯定没有什么月婆婆吧？又依
稀记得，有一年拜月结束，盘内月饼
竟然缺了一角！月婆婆果真下凡赏
脸啦？谁家的狗偷吃了？小姨偷偷
咬掉一口？这件事成为我的心头悬
案。童年逝去，类似的几桩悬案，永
远成为生命的谜底。

要不，今年中秋也学外婆拜月，
端一张方凳到阳台，再用盘子盛放
月饼？又一念很快闪过——搞这种
形式，给谁看？心里怀想一番，便算
岁月清供。很容易心血来潮，不知
从何时起，也容易对人情琐碎感到
意兴阑珊。

也有些事，始终乐此不疲，比如
仰望星空。有次凭栏眺望，心想：上
一次凭栏望月，是一年前。上一次
躺在铺棉麻土布的桌子上仰望星
空，是三十年前。上一次躺在山巅
一朵花芯欣赏星空，或许八十多年
前？上一次穿过海水，眺望被波涛

扭曲变形的月亮，又是几百年前？

城里的月光早已被人疏远，乡下的
星空，和路上的车马一样变得荒
凉。山顶的月亮、海上的月亮，又是怎
样呢？

那夜，亮哥发来一张图片——海
上中秋之月。皓月当空，亮光洒在海
面，细碎如银。远处，桂山岛上的山脉
宛如佳人的身段窈窕起伏。

月，是海上生起的明月，时，是天
涯共与的此时。“海上生明月，天涯共
此时。”可以借用张九龄这联诗来形容
水天交汇、海上天涯的相逢一刻。人
与人，人与景之间的缘分，就是在时空
的无涯荒野里不期而遇。明月清风是
一个人的事，良辰美景当与人共赏。

中秋夜，远航的货船恰好在珠江口
抛锚待命。小伙伴们都窝在房间低头
玩手机时，亮哥倒有闲情——搬出一张
椅子，自个儿到甲板上赏月。他说，一
年就一个中秋节呀。一个人，一瓶酒，
静对夜空与大海，从待月开始……

“春有百花秋有月”，实际上，秋天
的风，秋天的云，一样楚楚动人。一霎
白云如龙，头角峥嵘；一霎白兔潭边探
月，潭底小鱼浮游；一霎光环扩大，宛
若有凤来仪；又一霎，天龙守月，众花
拱月……明月如如不动，周围的云彩
变幻无穷。到后来，竟然演漾出“万道
虹光育蚌株”的奇瑞景象。

待月，赏月，玩月，守月，属于亮哥
的浮生半日。这一刻，四海漂泊的他，
就是明月清风的主人。他说自从跑船
以来，这算最有意思的中秋节。于我
而言，同样是有生以来别有意趣的一
段秋日记忆了。

海员是流浪的职业，有时有幸领略
长河落日圆的壮美，更多的时间里，却
要经受南来北往的辛苦和寂寥，还有不
可预测的风雨。他们就像海鸥，飞到天
涯海角，终究渴望回归温暖的港湾。

在古代，一生漂泊的苏东坡写道：
“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
吾乡”。亮哥分享的一张图片右下角
有一团云，仿佛白兔蹲坐一隅，痴痴遥
望明月。

那几天，我就像那些大富大贵者后面的小跟班，
旁人看我人模鬼样，自己心里却忍不住美滋滋的。

我的“杂”文

□杨 谒



兼得斋夜话

在说事情之前我先声明：我从
没想过要成为一名杂文家，过去如
此，现在仍旧如此。

某日，与七八个朋友聚在一起，
一位朋友说：“杨谔啊，你是体制外
的人，要学会自己宣传自己。可以建
一个自己的网站，你反正只谈你的
艺术，所以网管不会为难你的。”

时机成熟时，还应该有计划地搞一
个你的推广会，一年一地，一年一
次。”

我说这个主意对我而言简直是一
声春雷，但恐怕不太适合。因为

我很享受眼下的清静，也不想得大
名享大利。朋友继续劝道：“你要明
白，你是一个属于‘闲杂人等’的
人，但你总希望你的艺术和观点有人知
道吧？如果不拿出来，不就等于没
有吗？”

我想插嘴，朋友用手势制止了我，又说：

“我在百度上搜过你，条目是不
少，但非常零碎，有兴趣的人

根本无法全面了解你。百度显示，
曾有两个人想在自己的空间收录你，
但没有内容放进去……”

第二天下午，正在临帖的我突
然想起那位朋友的那番话，想自己

至少四五年没上百度搜一下自己了，
于是打开手机，登上百度。

几年前看到的那些信息基本上沉
下去了，有不少新的信息冒了出来，有的

自己都不知道。翻着翻着，有一条信
息引起了我的注意——《2019年中
国杂文精选》目录。

据目录，该年

选共收录一百余位作家的一百多篇
杂文，一批我所钦佩的作家学者的

名字立刻跳入了我的眼帘：邵燕祥、
资中筠、顾农、莫言、易中天、龙应

台、任英康、陈四益、傅国涌、余华、
韩少功、陈丹青、蒋勋……近年活跃

于杂文界的南通老书记吴锦以《钟

山乐斋闲话》入选，我则以《李白之

死》一文得附骥尾。说不上大喜过望，
但当时确有一股暖流涌上心头。不需
要填表，不需要盖章，有人悄悄地看上
了你，岂不美哉？

我的文章第一次被称作杂文的事大
约发生在七八年前。那次我去杭州参加
一家杂志社的笔会，早餐时与如今已是
浙江杂文学会副会长的董联军兄相遇。
董兄边取菜边对我说：“恭喜杨兄获奖。”
我听了一头雾水，“喜从何来？”董兄说：
“首届鲁迅杂文奖刚刚评完，一共23人
获奖，老兄的《喝茶》一文得了铜奖。”

我一直认为《喝茶》不过是一篇短小
的叙事散文，但事后著名杂文家赵相如老
师很“坚决”地告诉我这是一篇杂文。

笔会结束，乘车回途中我反复地想
《喝茶》的事，最后还是觉得自己与杂
文没什么关系。

我印象中的杂文，首先是鲁迅先生
写过的那种“投枪”和“匕首”；次一等的，
是析世警世与劝世、激浊扬清。我既没
有投枪、匕首的锐气，也没有析世的睿
智和警世的资本，更没激浊扬清的能耐
与抱负，我的那些小文章，只不过是我
“攀脾气”发作时的副产品而已。对于
某些司空见惯的事件或者成说，我喜欢
追根究底，还可能会花大力气去思辨，
或者找出一些证据来佐证自己的“异
见”。也许在杂文选家的眼里，这些就
是杂文的“批判精神”了吧。

有一年，老作家孙犁远打电话告诉
我，我有杂文被《杂文月刊》文摘版刊
登，不久又有一篇。我从祖老那儿搞到了
刊物，发现那上面的作者大多是一些
我十分崇敬的人，同时觉得那些人不是
杂文家，应该称为思想家更合适。那几
天，我就像那些大富大贵者后面的小跟
班，旁人看我人模鬼样，自己心里却却
不住美滋滋的。

后来几年，又有几家刊物转载过我
写的“杂文”，也许在别人眼里，我已
经是一个写杂文的人了，但我扪心自问，
也曾自省，我的那些文章，真的还够不上
杂文的“品质”，只不过是一个“闲杂人”
的“杂七杂八”的文字而已。

世上最酷的小提琴曲

——巴赫《恰空》赏析

□木火



四季乐韵

一把小提琴，一个简单的主题，却唤出了
一个世界。这就是世上最酷的小提琴曲——
巴赫的《恰空》，听过的人都会被炫目的技巧、
恢宏的气势、深沉的印象所震撼。要知道，这
仅仅是一把小提琴，一个人空落落地站在舞
台上演奏，却可以幻变出一支乐队来，拓展出一个宏大的空间。

乐曲由基本主题与30个变奏所组成，分
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D小调，包括基本主
题与前15个变奏，为全曲的主要段落；第二部
分，D大调，16至24变奏；第三部分，D小
调，25变奏至曲终。

小提琴最初铿锵有力地拉出一抹悲怆的
情感：连续的柱式和弦序进，带出一个和声的
洪流，萨拉班德舞曲节奏型的旋律，将三拍子
中的第二拍拉得特长特重。这个丰满有力的
主题预示着那种强烈的情感不是小我的悲
戚，而是无我的慈悲，深阔无比的伤痛镌刻在

了大地上，却又生长在葱茏的草木中，长成一
抹倔强的生机。随即主题在火光迸裂中展开，
第一变奏，其每一拍都出现了附点节奏，跃
动着一股不屈不挠奋勇前进的力量；第二变
奏则将音区移高八度，使音乐变得轻柔而缥
缈起来，内心的情感在升华；第三变奏由八分
音符加密至十六分音符，使音乐变成了一段
平静如水的柔美旋律；第四变奏好似老者与
稚童间富有情趣的对话，一高一低，一清一浊，
至此已听不到丝毫悲伤的气氛。

《恰空》选自巴赫的六首《无伴奏小提琴
奏鸣曲与组曲》，为第四首（即第二组曲）的第
五乐章，是其中最长的一个乐章（一般的演奏
时间为15分钟左右）。1720年5月，作为科
滕宫廷乐长的巴赫，和利奥波德王子一同前
往卡尔斯巴德温泉疗养地，7月回到科滕时，
他的妻子玛丽亚·芭芭拉已经不幸告别人世。
丧妻之痛使巴赫时常沉湎于对死亡意义
和肉体解脱的思索。也就是在这一年，巴赫
创作完成了这六首为小提琴而作的无伴奏奏

曲。

第五、六变奏是连续不断的十六分音符，
音乐开始流动起来；第七变奏中，有力的顿
弓，使音乐变得刚硬果断，激情四射；紧接着
的第八、九、十变奏，则由流利的三十二分音
符与上下波动的十六分音符交替行进，有如
苍茫原野上一条蜿蜒的小河，无拘无束地流
淌，湍急的水流不时激起欢腾的浪花，忽而又
平缓了下来，微漾的碧波映照着蓝天白云。
第十一至十四变奏完全是快速的三十二分音
符构成的琶音，像是一朵朵飞卷而过的流云，
掠过高高的山岗，闪过南飞的大雁，飘过莽莽
的丛林……及后，一阵阵颤抖的琶音幻化成
秋日的私语，于万里秋风草木摇落的雄浑背
景里兀自诉说这一个苍凉的秋。

第十五变奏又是一番对话，那是心灵与
自然的对话，一面是流畅的高音，一面是短促的
低音；一面是急切地询问，一面是生硬的回

答。问天问地，抑扬顿挫，却又留下了太多的遗
憾。随后，变化了的基本主题高亢有力地结束了
第一部分，此时的悲秋之情演化成了天地间苍劲
寂寥的歌唱，万物生灵都在倾听。

乐曲的第二部分平静而安详地展开，仿佛虔
诚地吟诵着天堂的圣咏，宁静，朴素，高远，满是
圣洁的希望和温暖的光辉。第十七变奏又变得
俏丽轻盈，激昂交错的旋律透出一种倔强的性
格。第十八至二十变奏，十六分音符在上下声部
中频频穿梭，进而分解和弦里翻飞游动。那是
秋天的号角，扬起片片落叶，轻盈地旋转，在金黄
与丹红的缤纷中，褪去了哀婉的色彩，热情而又
辉煌。

第二十一变奏开始，音乐又变得缓慢而凝重，
一步一颤却又坚定有力